



刘
亚
洲

现代潮流

刘亚洲

时代风流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两代风流

刘亚洲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89920部队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 $\frac{1}{2}$ ·插页3·字数158,000

1984年9月第1版·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76,000

书号10137·108 定价0.78元



刘亚洲

作者小传

刘亚洲，三十一岁。一九六八年参军，在步兵连队当过战士、班长、排长，后调机关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一九七二年被部队选送到武汉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学习，一九七六年毕业。在这期间，他受著名作家姚雪垠、孟伟哉、长期从事党的出版工作的于湑等人的影响和直接熏陶，走上文学之路。二十二岁那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陈胜》并于翌年出版。那是动乱的年代，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一时期文艺思潮的影响，因此，作品遭到失败。他在失败中奋起，认真吸取教训，近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好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秦时月》、《大山母山别墅》、《短剑忠魂》，长篇报告文学《黄植诚少校》，中篇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及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若干。

每天七次通过中国上空的某大国的间谍卫星向国内发回了一个惊人的情报：大量中国军队正向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集结。

情况迅速被查明了：中国军队将在那里举行一场三十年来罕见的军事演习。

他是个军人。

他认为,军人生来就是要打胜仗的。

他渴望胜利,渴望战胜自己的对手。这是他的信念,他的欲望。这一点,在任何方面都顽强地表现出来,即使是在今天会见外国军事首脑时也不例外。

李辰坐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显得很平静,可内心却有点紧张。

建国初期,他就是解放军的高级负责人之一,很长时间专门分管军队的外事部门,还曾在政府中兼任过重要职务,接待过的外宾不能算少,可他总也改不了那个毛病:每次会见外宾前心情都有些紧张。

通常,在会见的前一天,秘书便把有关资料准备好,呈给他,他认真阅读。他首先要记住外国人那长长的、绕口的姓名,以便在第二天会见时能十分流利地说出它们来。当然这些可以巧妙地回避,但他要说。当他流利地说出这些,同座的人或译员向他投来钦佩的目光时,他又觉得是自己

那点小小的虚荣心在作怪。

准备归准备，心情紧张总也避免不了。

他即将会见的是某个大国的军事首脑。最近那个大国处于本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不断作出企望与我国改善关系的姿态，只是全然没有一点实际行动。这种毫无诚意的姿态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三天前，那个大国的巴索夫大将打来电话，他将出访某国，飞机准备在李辰所在军区的这个城市加油，并作短暂逗留。如可能的话，希望在机场与有关军方领导人会晤。

中央作出决定：来者不拒。

休息室里笼罩着一派紧张的气氛。工作人员出出进进，脚步轻得没有一点声音。一张张面孔上全是肃穆的神情。

在这种气氛中，李辰想，巴索夫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所要去访问的那个国家，目前正与我国交恶，不断在边境地区滋扰生事。他偏偏到那里去，是不是摆出姿态，做给我们看的呢？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今天会有一场交锋。他甚至把这场会晤看成一场战斗。既然如此，那么他要取胜。他觉得自己必须取胜，而且能够取胜。

今天天气很不好。暗云低垂。小青山山脉只能依稀辨出一个轮廓。天气预报说局部地区有暴雨。他望望布满阴霾的天空，心里蓦地掠过这样一个念头：倘若机场的天气不符合接收标准，飞机不能降落就好了。

一抹苦笑浮现在他嘴边：现在竟作此想，实不应该！

有时他暗暗嘲笑自己：有什么可紧张的？其实每次会见外宾都非常顺利。他也知道自己的风度和学识是无可挑剔的，可这没用，他就是紧张。

他反复想着与巴索夫会见时的情形：对方会提出哪些要求？应该怎样回答？会出现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甚至想到了见面时应当怎样握手——

巴索夫是个高大魁梧的人，而他的个子偏低，他常常为这一点感到不快。握手的时间应越短越好，这样可以避免俩人长时间地站在一起，愈发显出身材上的悬殊。

但他忽又想到：出于礼节上的需要，巴索夫离去时总要把他送到飞机下呀，还不是得俩人并排而行！

他想，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在气势上压倒他。

他在休息室坐了四十多分钟，思绪一直驰骋。

然而当巴索夫的专机徐徐从跑道上滑行过来，发动机的轰鸣声愈来愈大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战士出征参战的感觉。这种感觉一产生，刚才那些杂七杂八的想法都消失了，心情不再是紧张，而代之以一种昂奋的“进攻欲”。

每次会见外宾时都如此。

人真奇怪！他常这样想。

巴索夫来了。当他俩站在一起时，果然他心里涌上来一股自惭形秽的感觉。他还不及巴索夫的肩膀那样高。他努力将这种感觉驱走，故意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巴索夫矜持地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

当他握住巴索夫的手的那一瞬间，心里忽然一抖：巴索

夫竟戴着手套！

那是一种极薄的、近乎透明的手套。一股强烈的懊悔冲击着他，刚才只顾盯住巴索夫的脸，竟没发现。

戴着手套与人握手是极不礼貌的，巴索夫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显然是故意这样做。他想干什么？一见面就挑衅吗？

李辰是怎样恼怒啊！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刺伤。

这种举动，对李辰来说并不陌生。二十多年前，这一幕曾经在北京机场上发生过。一个对世界举足轻重的人企图侮辱另一个也对世界举足轻重的人，结果反而是自己受了侮辱。

他决定还击。必须还击。他要用那个他崇敬的人用过的办法。

巴索夫还在微笑。他觉得那是一种挑战般的微笑。

他掏出一条手绢，擦了擦被巴索夫握过的那只手。

巴索夫睁大了眼睛。

他双指一弹，手绢袅袅向地上飘去，落到路旁草坪上。一片绿茵中，手绢显得雪白。

众人都向他投来吃惊的目光，他却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平静地走着。

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便结束了，当他和巴索夫步出休息室时，俩人脸上都布满了乌云。

他设便宴招待巴索夫。

人们默默地吃着。很少说话，甚至很少看对方一眼，气氛好难堪。

宴会结束时，巴索夫突然对李辰说：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总也得不到答案，可以求教一下吗？”巴索夫微笑着。

他本能地感到巴索夫又要进攻了。

“世界大得很，”巴索夫说，“当年你们的副统帅为什么往苏联飞？”

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向他投来——巴索夫的，巴索夫的随从们的，还有在座的中国人的。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又不能不回答。它毕竟是事实。在座的中国人都替李辰捏着一把汗，担心他被窘住。

李辰心里也很紧张，表面却是惊人的沉着，略一思忖，说：

“世界大得很，只有苍蝇爱往厕所里飞！”

好个机敏的人，这回答多妙！

这一回轮到他微笑了。

巴索夫神色有些尴尬，喃喃道：

“苍蝇，苍蝇……”

他们在前厅穿外衣时，巴索夫发现衣帽架上有一只苍蝇，说：

“啊，又一只苍蝇。”

人们笑了。

李辰没有笑，脸红了。这个城市的卫生搞得太差了，在

这种地方出现一只苍蝇，实在不应该。

巴索夫说：

“贵国苍蝇真不少，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很久前，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见贵国国民不注重卫生，对布满苍蝇的食物，依然照吃不误，他们用铜铸了一个大苍蝇，下面刻着‘苍蝇可怕’四字，放在广场上展览。不料广州人却说：‘原来外国的苍蝇这么大，才会如此可怕！’有这事吧？”

又来了！巴索夫不放过任何进攻的机会。

人们再次望着李辰，等待他的反击。他们都觉得他一定会反击，连巴索夫也不例外。

他们错了。

他点点头：

“有。”

他怎么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没必要不承认。就是现在，我们的卫生状况依然不好，这也要承认。但，”他突然提高了声音，把大家吓了一跳，“我们终会改变它！”

最后一句话一字一顿，掷地有声。

众人心头为之一震。

他们一同走向停机坪。

天气变得更坏。大片的乌云仿佛在距地面只有咫尺的地方翻滚。小青山从视野中消失了。当他们离巴索夫的专机还有二十余米时，一块乌云飘了过来，先是几滴豆大的雨点啪啪地落下，一眨眼的工夫，阵雨从天而降。

第一排雨与地面撞击便激起一片白色的水花。向远望，跑道上宛如铺了一层雪。他缓缓走着，好象没有注意到这突来的大雨。

巴索夫想加快脚步，但偷偷瞥了他一眼后，也故作镇定，速度如旧。

顷刻间，众人便象从水里刚捞出来一般。

就要走到飞机舷梯旁了，雨声骤然增大。忽有惊呼：

“下雹子了！”

密集的冰雹铺天盖地砸向停机坪上这群毫无遮拦的人。

巴索夫显然被砸痛了，一声呻吟，举起一只胳膊来护着脑袋。所有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

唯独李辰例外。他挺胸，昂首，步履不徐不疾。冰雹把他头砸得生痛，但他忍耐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现在返回休息室找雨具是不可能了，太远。秘书举起文件包想替他挡一下。

他低声喝道：

“拿开！”

他们在飞机下分手。巴索夫努力想学他中国主人的样子，但不行，他承受不了冰雹的打击。握手时，巴索夫依旧护着头，脖子也缩下去不少。

李辰笔直地站着。现在他觉得巴索夫的个子并不是那么高大了。初见面时的自卑感荡然无存。我胜利了。

巴索夫一跳就上了舷梯，急急奔向舱门。

他觉得巴索夫的动作象是在逃跑，他想笑，但忍住了。

按照惯例，送客是应当等飞机起飞后再离去，他在雨中屹立。

几分钟过去了，飞机仍没滑走。雨水猛烈浇刷着他，湿衣服紧贴在身上，使他那不胖不瘦的匀称的身体显得线条分明。真怪，他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可一直没有发福。

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在一点一点地消失。飞机仍无滑走的意思。

噗通一声，身后有人倒下了。

他没有回头。他站得笔直。

“坚持就是胜利！”

李辰有些喘不过气来。乌云象沉重的铅板，渐渐压在他的肩上。他心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烈火，这团火要烧毁他的对手，烧掉一切。他抬起眼来狠狠瞪了天空一眼，真想冲着天空大喊：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终于，飞机缓缓滑动了。一缕微笑从他苍白的脸上掠过。

他胜利了。

飞机内。

巴索夫的一个随员望望窗外，惊讶地对另一个随员说：

“瞧，他还站在那里。”

“那是做给我们看的。”

沉默。许多眼睛望着外面。

巴索夫说：

“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将军同志？”

“这个人有可能成为中国军队中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一个随从道：

“我也这样认为。他有战功，有资历，甚至还在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有全面的领导才能。他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得到重用。”

飞机升空。巴索夫凝视着在乌云中时隐时现的灰色的大地。

“重用，重用……”他说，“他消沉了十多年。当年，有人这样评价他：‘不可不用，不可重用。’十多年，不短的时间了，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可还能重新担负重任，可见有很深的根基。你们知道吗？他一复出，就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号：‘中国军队并不强大，要奋起直追，迅速改变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

“将军同志，你对这话怎么看？”

巴索夫无语。

二

他长时间地被今天的胜利激动着，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

他需要这种胜利。

不过，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取得胜利的。

他乘坐的红旗轿车疾驰在马路上。迎面有车来，总要减速，稍微向旁边靠靠，“红旗”昂首向前。李辰是这个城市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哪个司机不认得他的车！

突然，车后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喇叭声。这喇叭声是不尊重的。这种情景李辰似乎很少碰到。几秒钟后，一辆皇冠丰田紧贴着他的车身呼啸而过。这不仅是不尊重了，在他看来简直有点挑衅的意味。

“谁的车？”

“程参谋长的。”

李辰的脸变阴了。

这是个令他想起来就不愉快的人。偏偏，此时他又听见了令他更不快的话。

“首长，”秘书说，“有个情况向你反映一下。昨天程参谋长到作训部检查工作，批评他们部长时，竟用了那两句话。”

李辰转过身来。

“嗯？”

“也许他是无意的，但……”

“什么话？”

“就是那两句与你有关的话。”

李辰突然有些伤感。

那两句话。他永远也忘不了——“不可不用，不可重用”。那是五十年代一位军队领导人对他的评价。

真是奇怪，当时他听见那两句话时竟未产生一丁点怨恨情绪，因为说这话的人是他极为崇敬的。但程剑有什么资格说？那时你在哪里？你既使是无意地使用这两句话，也该分个场合，否则便是无理！

程剑原是某省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同“四人帮”的余党的斗争中，立了功，被提拔上来。

程剑年轻气盛，仿佛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李辰复出那天，主动去与各位军区首长见面。程剑正在作战室里研究沙盘，李辰热情地伸出双手，可程剑只伸过来两个指头。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李辰一下被激怒了，却不露声色地握握程剑的两个指头。以后与程剑相见，他再不伸手，心里说，

“我得先看看他伸几个指头！”